

## 八年間 畢凡作

流血，犧牲，罷工，示威遊行，  
八年前的今日：  
農工帝國主義宰割下的  
奴隸的叛亂吼聲；  
真正紅的慘死，  
南京路的屠殺，  
蘇俄起任潮互換股  
幾千年重壓在封建剝削疾苦下  
全國人民求得解放的鬥爭。

叛變，投降，出賣，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國民黨的各派  
進入了反革命的胸懷；  
斯恩特  
反革命頭目鮮血染得灼  
勝利果實；  
革命的高潮遭暫時挫折；  
血腥的白色恐怖迷漫全中國，  
秋收鬥爭，  
南京暴動，  
汕頭陸豐的游擊戰爭，  
在廣州建立了  
震憾全世界的  
東方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展開了中國革命的第四階段。  
八年後的今日：  
百戰百勝的紅軍  
——工農苦學自己的武裝，  
幾萬里的蘇維埃區域，

## 五卅紀念專號



## 紅中文藝副刊

五卅的血跡還沒有絲毫洗乾，  
國民黨更無恥的出賣，  
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  
兒童見蹂躪着  
滿洲華北與長江沿岸，  
瓜分中國的旗號，  
進攻蘇維埃紅軍的加緊，  
——一片民族的危機  
唯一的出路，  
反帝國主義的蘇維埃紅軍。

(不定期刊)

## 內容

- (一) 八年間 (詩)
- (二) 抗日「喜劇」(活報)
- (三) 兄弟不打兄弟 (小說)

千百萬苦難民衆已獲得解放；  
在不久的前途，  
創立成聯邦的弟兄，  
聯二個蘇維埃共和邦。

八年，五卅的八週年，  
戰爭和革命的動亂的八年間，

## 抗日喜劇 寫真作

(短劇式的活報)

無抵抗的「抗日」  
登場人物：張學良及其秘書張曉，  
妓女，日本代表，旁觀  
記者。

地點：北平  
佈景：一間極闊氣的上等妓院的寢  
室。

(張學良與一妓女臥榻上抽大烟)  
張：大烟真是好的東西，要是我不抽這一口  
烟，我簡直沒有辦法來抵抗你啦！  
妓：(吱吱嘲笑)：少帥大爺，你太不中用  
了。像我這樣一個女孩子都抵抗不住，  
你怎樣在東三省去抵抗日本鬼子呢？(嗜  
睡………)

張：日本鬼子沒有你那麼厲害啦！(嗜睡………)

(張與上場)

張：就請來見少帥。

張：在外面等一會！

(張與下場)

妓：少帥大爺，你這次到北京來，幹別住了  
不少的日子，一定抵抗了很多的女子罷？

張(故意)：只有你一個心肝寶貝。

妓：不敢當，少帥，我是不配你這樣來珍愛，  
聽說胡蝶女士早來了北京啦！

張：胡蝶麼？呵，我怕她，我對她只好抱不  
抵抗主義，哈哈………

(張與上)

張：(坐起對張怒)：幹麼又來了，個命鬼  
似的，結會來見麼？有什麼他媽的馬  
車，叫他進來！

張：是……(張與下，張與上)

張：(手持公文)：少帥，有緊急電報(作  
伸上勢)

張：(不接)：你說罷，什麼事？

張：日軍突於今晨開赴北大營，那路軍軍  
裝，派戰數小時，情勢：極其危急已告  
日軍佔領。

張：(伸了個懶腰)：呵，那也用不到大  
驚小怪，還有什麼事麼？

張：日本代表要見你。

張：應，你真糊塗，怎麼叫他到這裏來見我  
呢！

張：他說有極重大的事求你商談，一刻也不  
能遲延。

張：是不是那個常來見我的那個鬼子？

張：是的。

張：好罷，請他進來罷。(對書下)

妓(起身欲走)：少帥，鬼子來了，我得  
避開才行。

張：用不着，你在這裏好給那鬼子應付我張  
少帥的抵抗力也還不退呢(以手摸妓  
的領子而嘆，作撫摩狀)。

(日本代表上，與張握手)

日：張少帥，歡迎。

張：祝你天血健康。請坐。(兩人相對坐下)

日(與張)：這是……

張：這是我最近的女友，不必顯忌，有話請  
隨便說。

日：清靜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呢？你完全遵守  
約定，敝國政府深表感謝。

張：是的。可是，貴國是否保障我在清靜  
的一切私產，請貴代表答覆。

日：請張少帥放心，你的財產與專在敝國  
行軍，絕對不會受到任何損失，只要你  
能始終遵守守約，不離棄一個兵去東三  
省，不准有絲毫抗日行動。

張：那還清麼？(兩人相視失笑，就旁  
旁而立)

日(起立)：打斷了你們的好事(與張)  
抱歉之至。

張：我對於女友一向是無抵抗的。

日：對女人的無抵抗主義！哈……。(兩人  
笑)

日：再見！

張：再見！(日代表下)

張：(懷着妓的腰并坐著)：任何的事情都要  
你抱定不抵抗主義是佔便宜的。

妓：怎麼講的？

張：對女人不抵抗，所以我很少帥沒有失掉  
過一個女朋友，對日本人不抵抗，所以

我在東三省幾萬萬的家產，不會損失一  
點兒，可不是麼？

妓：少帥爺，你這口也是不抵抗，開口也  
不抵抗，你倒是不抵抗將軍啦！(看你  
大烟也可以不要抽了，簡直是不想對人  
家抵抗嘛！)

張：小妮子你倒真會說話，和八哥兒一般，  
唆去你的舌根子！(作嘲弄狀)——(

腰上，見狀欲退)

張：幹什麼，還滾？

日：(長袖狀)：大公報的新聞記者是(

遞上名片)

張：(閱名片，對妓)：我的一個老朋友來  
了。(向與)請他進來！

(張與下。新聞記者上，)與張握  
手，與妓招呼)

張：好久不見了，老朋友！

新：少帥，你好麼？還是六〇六麼？

張：(笑)：六〇六和你一樣是我的老朋友，  
離不了的。

新：國外的事情鬧大了，你個知道了嗎？

張：你講，怎麼樣？我是甘肅的大使節，不  
抵抗主義！

新：但這不是對女人的親重麼，這是國家大  
事，你放棄了東三省，你怎樣說話呢？

張：無抵抗的事麼？(對妓)：你發覺得一大家呢！

新：這一國事情鬧大了，這電報是很難起草  
的！人家都叫喊抗日，你却抱無抵抗主  
義，這似乎不通的。

張：為什麼？無抵抗的抗日才算是抗日哩！

新：(憤然上場)：無抵抗的抗日，這  
倒是抄不可當的辦法，我們可以舉例

與石頭，羊羔與豺狼均不能抵抗比牛國不能抗日……

張：（搶着說）：並且說，中國人應該學趙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長期抵抗道才是真的抗日。

新：對了，對了，長期抵抗，到底是少帥指示見。這樣一窩蜂下去，我相信不但人家對於少帥不敢放一箭，而且都要學着少帥的不抵抗主義哩。

張：哈哈，老朋友，不要對我亂吹了，長期抵抗是少帥指示我的，這還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

新：啊，長期抵抗原來是南京政府的主見啊，那麼這和你說的抵抗抗日的抗日真是英雄所見背同。（兩人哈哈大笑）

新：、掉張張（編上煙大煙）：這是你的新戲本？你的抵抗力還不強呢！

張：那裏這不是我而是大煙的抵抗力強。（起立拿煙，來抽一口煙）

新：不，我還有事呢，那個通電明天就在大報上發表，行麼？

張：行！那裏再見！

新：再見！（兩人揮手對記者下）

張：（向裏）這個來那個來，你談了那麼長時間，怕又把你的抵抗力消耗完了。

新：（因疲憊橫上喘喘）：是的，連對女人也失掉了抵抗力，那可不行！

（本節完全編待續）

（編者按：「抗日劇」有三節，因篇幅所限，不能一次全登，其餘兩節將在下次本刊上續載，各地劇社俱樂部可根據這節劇本先行單獨排演。

# 兄弟不打兄弟

曉曉 曉曉

曉曉給曉曉似地在叫，賣出去的惡魔雙火的飛；大砲張着巨大的嘴，黑沉沉的像一個無底洞，他，隱隱的在地面上，隱隱的吐出成串的火星兒。

幾連幾天沒有見到太陽了，黑天到曉曉曉曉！煩悶的夜，冬天裏真難，從那樣的角直着天空，天空是黑，堆滿着灰色的雲。沉重的恐怖和砲聲，看我們背後微響，一直震到真野的邊際。

不時地，那黑灰色像魚在我們頭上滑過。飛得那麼低，我一抬腦袋，猛的聽見了震耳的炸彈，一個個吊在飛機的翅膀下面。一陣噴香過去以後，天空仍然安靜下來。可是一點也不含糊，大概在幾分鐘之後，確然的巨響震着人和地面，接着青煙和破爛氣味在空氣中。我們聽得見在支那的陣地裏有人在叫，咬緊了牙關，可憐，我們聽得見支那的肉體在泥土裏跳出一塊兒，像幾隻蝗蟲一樣。多麼慘哪！

自從「一二八」晚上，在太廟和祿德殿的行列中，有胡長官的歡慶通電之下，我們就聽到這大砲聲來了以後，戰神的巨爪，已從關北一處伸到了江灣，吳淞，繁華的大上海全給滅了，像銀座那樣繁華的北四川路也不見了。

每天每天，一大隊不盡的軍隊，從後房拔到前線去都是像我一樣的年輕，全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也許還有老年的母親的。可是每天每天，這許多人都在砲彈下毀滅了。有許多伙計，他們被炸着，扯掉了軍服，受了多傷，想往後退，可是都在督軍部隊的

機關槍前倒了下去。是，我們沒有一個願打仗的，願意死的。有一天，我遇見過三個十七八歲的伙計，嚇得哭，紅紅的。他們不願打仗，狗長官便把他們拉出去槍斃了。是，我們為什麼要打仗呢？爲了！夫皇陛下！爲了！爲了！沒有理由的！支那兵我們有什麼怨恨呢？我們全是勞苦工農，全是兄弟，自家人，幹嗎自己殺自己呢？

每天每天，我們聽見值着血裏裏，各式各樣的屍體，沒了腦袋的，沒了肩膀的，開了腸子的，掛在樹上的，壓扁了坦克輪齒下的，燒焦在木屋裏的……這裏還有日本人，朝鮮人，白種人，也有支那人。可是我們真難性？我們誰也不想殺誰，可多大來給殺了。這是誰在我們後面的人，那些強盜，那些騙子，叫我們去打仗的。我們都死，我們真難性？

這是一個下午，我伏在戰壕裏，獨自個兒沉思着。這樣的沉思，在我已繼續了兩天以上了。你知道，在連續的戰鬥中，有三四晚沒有睡覺了。不消說，也沒有喫過什麼熱的東西。我們是吸着那些乏味的阿和二年賣的餅干。人簡直惡性極了——只喫喝。一想到犧牲了的趙田，三木……還有那些可愛的伙計，我便哭，兩行熱淚往下直淌着。

彷彿是位學木的聲，向我重復的問了三次：「喂，你見到沒有？」

我掉頭去，從他給我一張小小的紙片。他興奮的然而憤憤的說：「說得有理呀，咱們打什麼呢？」我拿來一瞧，你猜是什麼，原來就是共產黨支部的小傳單哪。這樣的小傳單，我在東京下野黨的時候，早就見過過。可是那時侯彷彿總是不很懂。現在念起來才真有味兒了。

會同來。怕出了什麼岔子嗎？

有人說費西伯利亞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一九年日本與俄國共同干涉的戰爭中，曾一團日本兵，正如我們一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他們不願意進攻工人團體，最初的掉槍槍頭來舉行沖天天的暴動。

「那是皇軍暴動的開始」，同時還有他的鐵頭，

怪事兒，派出偵察隊到這時還沒有回來，別說不住罷。

果然，放哨的急匆匆來報告，他氣喘喘的說，雖然在黑暗裏看不見他那張被槍白臉孔：

「有許多黑影子，在我們四周晃動，取着包圍的形勢……」

那件糟了。狗狗的東西！準是那狗行去密密的哪！

四周的黑影子越走越近了。不消說，他們來的人比我們多啦，我們準備着，握緊了槍，要以最後一發血，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進行爲而鬥！

我們的步哨向敵人——顯然在上午還是一夥的人，鳴了令，他的背脊是紅的，像一隻首每個人的心弦。從黑暗裏的夜裏射來一匹探照燈光，我聽得武平少佐的嗓子在喊：

「不舉動，動一動就開槍！」

媽的，它怎麼呢？先下手的爲強，我們就開槍。

在密密的槍聲中，我又聽見武平少佐的這副語似的聲調：

「你們眼睛裏還有天皇——還有武士道嗎？殺見官？你們要舉動嗎？這不給支那兵笑？快點覺悟罷！」

「覺悟」！他媽的，叫我們去殺支那的弟兄嗎？不幹了！

「不害怕，同志們！今天才是我們爲謀自己的解放而流血的日子！」周圍黑暗裏響着他的掌聲。

怕？我們還有什麼怕的？橫着直的都是流血，爲天皇資本家當炮灰可不顧啦，可是爲解放自己而鬥爭，那就死得也痛快哪！

戰鬥更加劇烈了，姓李木在我的耳邊響着：

「呵！要是這裏近中國的雷樣樣等，那多好！那就是只我獨自個兒，也得沖過去……」

他的話沒說完，敵人已經沖到我們面前了。又是武平少佐的嗓子：

「你們出來站隊，只抓共產黨，別的全饒！」

「媽的，誰要你饒！我們死也死在一塊兒的！」

「同志們！衝出去！」周幹下了令，我們就跳出了戰壕，衝上前去，嘴裏喊着：

「兄弟不打兄弟！」

啊呀，衝了一塊。一百多個同志只剩了五個。天亮的時候，我們才發覺自己躺在紅燦的田野裏，滿身都是血，槍斃了，刺刀還捏在手上，都獻了五分鐘，向死了的同志，我致敬壯的友敵致敬。

編輯後記 才到原稿件就誤，而編輯甚有礙，以致不得不隨時抽出掉，歌曲劇卡等，誠屬極大缺憾，然這是物質環境限制，尚祈讀者諒察爲幸。

佐李木那有充血的臉兒，簡直發了黑，他跟我一行的想法去，一面自言自語：

對啦——「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絕對反對！」

對啦——「掉轉槍頭，殺死長官！」

對啦，對啦！「回國內參加革命去！」

媽的，還打什麼？要回去去！

傳單散進了戰壕，大家紛紛臉臉着。我們簡直忘記了我們是在戰壕裏。說起這戰壕真是個值得永記和念的地方。那裏面我們這一小隊，那裏我們舉起了反帝的火鑽，癡癡的小隊。

槍，是再也不打了，我索性把自動步槍扔在地上。

我們首先幹掉了隊長——那壞蛋，狗東西！我們就在戰壕裏面起會來。

「小隊呀，我們要一個步哨嗎？風才去呀？」那個瘦小的苗壯的漢子，他睜着眼睛小的意見說。

「不錯，我們還要馬上派人去探聽其他戰壕裏的情形，取勝勝利才好。要不是那樣，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了。」

不消說，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的。提出這個意見的就是那大腦袋，同時，他是不久才從機關槍裏轉來的。我很快對他說，他「他還不懂」，可是我們這時却才知他是共產黨支部書記。

在共產黨領袖之下，我們的會熱烈的迅速的進行着，每分鐘都是緊張的，戰鬥的；每個人都是興奮的，熱情的。我們決定再不上火線去，要我們這一連名名義，發表宣言，號召來臨的金槍士兵——沒要求歸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中國。

天很快的黑了，夜幕頓着翅膀漸漸的罩住了大地。可是派出去偵察的人，好久却不